



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

王铭铭 主编



Techniques, Technology and Civilization

论技术、技艺与文明

(法)马塞尔·莫斯 爱弥尔·涂尔干 亨利·于贝尔 原著

(法)纳丹·施郎格 编选

蒙养山人 译 罗杨 审校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

王铭铭 主编

Techniques, Technology and Civilization
论技术、技艺与文明

(法)马塞尔·莫斯 爱弥尔·涂尔干 亨利·于贝尔 原著

(法)纳丹·施郎格 编选

蒙养山人 译 罗杨 审校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技术、技艺与文明 / (法) 莫斯 (Mauss, M.) 等原著; (法) 施郎格 (Schlanger, N.) 编选; 蒙养山人译. —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0.7

(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

书名原文: Techniques, Technology and Civilization

ISBN 978-7-5100-2413-9

I. ①论… II. ①莫… ②施… ③蒙… III. ①技术史—关系—文化史—研究—世界
IV. ①N091 ②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4934 号

论技术、技艺与文明

原著者:(法)马塞尔·莫斯等 编选者:(法)纳丹·施郎格 译者:蒙养山人 审校者:罗 杨
丛书名: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 主编者:王铭铭 筹划出版:银杏树下 责任编辑:马春华

出 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张跃明

发 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销 售: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 邮编 102612)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13 插页 4

字 数:180 千

版 次: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教师服务:teacher@hinabook.com 139-1140-1220

投稿邮箱:onebook@263.net

编辑咨询:133-6631-2326

营销咨询:133-6657-3072 010-8161-6534

ISBN 978-7-5100-2413-9/Z·300

定价:25.00 元

(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123226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西方的现代人类学诸学派萌芽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前期已长成丰满。

所谓“现代人类学”是相对于 19 世纪后半期的人类学古典学派而言的。古典人类学包含种种“大历史”,它先后以进化论和传播论为叙事框架,视野开阔,想象力丰富,但论述多嫌武断,时不时流露出傲慢的西方中心主义心态。

现代人类学是在反思古典人类学中成长起来的。

处在人类学的“现代时期”的学者,鄙视西方中心主义,注重探究非西方文化的内涵与延伸价值。他们质疑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商人、旅行家的见闻和偏见,反思古典人类学获得见闻的知识和方法,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译释”不同文化和理解人文世界的新思路。

现代人类学并非铁板一块。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现代人类学家分别提炼出功能、社会、文化等概念,围绕着这些概念,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使欧美人类学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中国的人类学曾经与欧美的现代人类学并肩。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间接或直接地接受到英国功能学派的影响,凌纯生、杨堃等直接师从法国学派大师莫斯(Marcel Mauss),还有许多人类学家,浸染于德国—美国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之中。

因为这样,所以西方现代人类学诸学派,早已于 60 多年前为当时的中国学者所熟知。

不过,20 世纪中国的学术充满着断裂。中国人类学家还来不及以自己

的“肠胃”“充分”“消化”西方思想,学科便被“彻底革命”了。随之,人类学的现代思想,迅即在我们这个国度中让位于政治化的“古典思想”。

中国的人类学,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实行了自我重建。20 年中的前 10 年,中国的人类学家要面对 20 世纪 50 年代“院系调整”留下的问题,重新划定学科疆界,成为学者处理的主要事物。忙于参与学科的“地缘政治”,学者没有时间去思考学术政治化给我们带来的危机。而紧接着,20 年中的后 10 年,中国人类学家突然遭遇到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后现代主义”。

现在我们一眼看过去,在学科废墟上开出的花,有的沉迷于孤芳自赏,有的以鲜艳的色调过早地宣布着“后现代”的胜利和现代人类学的失败……

一个学科,在还没有获得其现代传统的情况下,就赶着回归于政治化的“古典时代”,在还没有反思政治化的古典时代的情况下,就直接进行“后现代解构”。

做学问不是从事灾难故事的反复叙述。现代人类学在中国的命运使我们想到,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却常常被遗忘的国度,坚持一个接近“古老”的理想,兴许恰是学术重建的合适途径。

也许出于偶然的遭际,也许出于必然的思考,21 世纪的开初,我与几位朋友和学生寻思着要论证现代人类学学派的中国意义,我们商定编出“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头一批 5 本,包含旧译重刊 3 本,新译 2 本,体现了英国现代人类学派的面貌,经一些友人的共同努力,它们已于两三年前问世。遗憾的是,世事难料,由于种种原因,“译丛”的出版工作停顿了好几年,直到 2005 年初才重新回到议事日程上来。

欧美现代人类学诸学派有丰富的著述。在选编和翻译过程中,我们尽力在经典中找经典。马林诺夫斯基、弗朗兹·博厄斯、马塞尔·葛兰言、拉德克利夫-布朗、马塞尔·莫斯、埃文思-普里查德等,成为我们眼中的“经典作家”。我们深深地为他们的叙事所吸引,我们竭尽全力地试图使更多的同人来共享我们的阅读之乐。在此过程中我们也深感力不从心,我们意识到自己所能完成的工作终究有限。

“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充其量是一种“局部呈现”。而我们却相信,这

—“局部呈现”能从一个有趣的角度表明：现代人类学提出过一个富有良知的学术主张——它要求我们从近代化边缘化的文化中发掘出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

在我们这个巨变的时代，这一使命依然光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的人类学若能从它出发去寻找自身的出路，那学科存在的问题或许能得到部分解决。

王铭铭

2005年10月15日

中文版序

2006年,我开始客座于中央民族大学,主持其“985工程”民族学理论研究课题,借此机会,召集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与调研活动。我们的第一个大型活动,是2006年在贵阳花溪举办的“物文化夏令营”,该活动主题为“物质文化的人类学”;第二个大型活动,是2007年伦敦大学Stephan Feuchtwang与Michael Rowlands教授关于文明人类学的讲习活动。两次活动各有“关键字”,即“物”与“文”。两个“关键字”各有所指,但我们更关注二者之间关系的探讨。到底“物”与“文”之间关系的人类学认识将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何种裨益?参与这些活动的师生,各有各的思考。其中,Feuchtwang与Rowlands教授对于我们的研讨贡献特别大,他们为我们梳理了西方人类学界存在的大量关于物质文化与文明的文献,强烈推荐了2006年才出版的莫斯(Marcel Mauss)《论技术、技艺与文明》一书。

莫斯的这本书,可谓是西方学界关于“物”与“文”这两个“关键字”之间关系的一种经典论述。

我托老友Feuchtwang教授在伦敦书店帮我购来此书,阅读之后,大为振奋。随即,我于2009年将之列为我在北大开设的《人类学原著选读》课程的首要阅读书目,还安排选修该课的同学逐章翻译读解,过后,又邀请罗杨将之汇集起来,核对原文,形成这部译稿。

我与将莫斯及涂尔干关于技术、技术学、文明的札记编辑起来,并以英文版发表的法国考古学家纳丹·施郎格(Nathan Schlanger)教授取得联系,经他帮助,获得了该书中文版权。

我兴奋地看到,两位英伦教授、我的学生们及施郎格教授的共同努力,

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本书是基于英文翻译做的“再次翻译”，两种语言的译者名单罗列于下：

章 节	英文译者	中文译者
前言、致谢、图示说明	Nathan Schlanger	秦婷婷
导论	Nathan Schlanger	罗 杨
第一篇 技术	Nathan Schlanger	王 博
第二篇 技术：简介	Nathan Schlanger	李伟华
第三篇 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	William Jeffrey	张 帆
第四篇 国族	Dominique Lussier	舒 瑜
第五篇 社会学的分工	William Jeffrey	赵 笛
第六篇 关于人类技术起源的争论	J. R. Redding	侯豫新
第七篇 诸文明：其要素与形式	J. R. Redding	卞思梅
第八篇（关于传统的）一般描述性社会学 研究计划的片段	Nathan Schlanger	赵金虎
第九篇 身体技术	Ben Brewster	杨大卫
第十篇 技术学	Dominique Lussier	于 昕
第十一篇 先于物质观念的诸概念	Dominique Lussier	吴银玲
第十二篇 技艺与技术	J. R. Redding	彭菡茜
传记注释	Nathan Schlanger	何贝莉
照片说明	Nathan Schlanger	罗 杨

本书的诸篇章和段落，曾发表于《社会学年鉴》(*Année sociologique*)、《人类学》(*L'Anthropologie*)、《心理学杂志》(*Journal de psychologie*)，后由法兰西大学出版社、Berghahn/Durkheim Press 出版了汇编。中文版得到这两家出版社的授权。

关于莫斯这些有关片段产生的历史和思想背景，施郎格教授已在“导论”中作了系统而独到的阐释。至于莫斯的这本书对于这些年来我与几位友人致力于探讨的文明人类学有何重大启发，我在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试图加以说明（见王铭铭：“超社会体系——文明人类学的初步探讨”，载《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5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施郎格教授专攻考古学，他在编选莫斯的有关论述时，怀有的是考古学对人类技术史

的关怀。我想说,我们也能从原作看到,莫斯关注的,其实是文明的多样性。我以为,对于以研究“文明之外的社会”为己任的人类学家而言,莫斯的文明论有着巨大的挑战。

1929年,大人类学家路威(Robert Lowie)为非专门研究人类学的人写了一本叫做《我们文明吗?》的书,不久著名翻译家吕叔湘将之翻译为中文,并改称《文明与野蛮》。这本书旨在梳理人类文明史的成就,但为了表明石器时代人的贡献,不仅不逊于现代人,而且其开创性远超过我们,路威转用“文化”这个概念。“文化”是所有人共有的特质,“文明”则向来表示为某些特殊的人所拥有的、比其他“先进”、“高雅”的东西。以“文化”为出发点,路威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还是野蛮人。”生怕现代读者介意“野蛮人”这个字眼,他进一步解释说,“只要我们记得野蛮人的功绩,我们就会不以为忤”。

用“初民”(原始人、“野蛮人”、“部落人”)的文化来降低今人“文明的自负”,似为20世纪以来西方人类学最突出的特征。有这个特征的人类学对于人类的自我意识带来了许多增添,特别是使我们这些对“进步文明”爱恨交加的人心中有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远在境界。

20世纪人类学给大家的印象,可谓是对这个远在境界的反复重申。西方人类学家生活在时间加速、空间膨胀的现代社会中,对于他们来说,被求索的远在境界,便应是时间缓慢、空间微小的。

“小的就是美的”,毫无疑问,但面对那些大而丑的“体系”,小而美的东西总是那么无力。西方人类学家甘愿短期地停留于“小而美”的事物中,不过,他们即使甘愿长期如此,也难以如愿。

20世纪的一个大问题是,它本身是一个“后帝国时代”,生活在此时代的人,相信“国”是一个维持人的生活安定、使诸民族各得其所的最佳手段,但如同古代中国的“分治时代”,某些“国”一旦在国力上超过其他“国”,则总是必然会有过高的自负,以至于认定天下文明,都出自本“国”,本“国”的文明,有必要成为“大一统”的“结构”,只有那样,所有人才可能得到“先进文化”。

“国”的内敛与外延,本是难以避免之事,但这难以避免之事,却时常暗

藏杀机。两次世界大战,便是这种“杀机”的充分暴露。

生长于“杀机”重生的社会中,人类学家把自己的心交付给了远方的“初民”,宁愿被他们“摆弄”,而问题却无法克服:远山境界的“小而美”,不见得是近土的“大而丑”的解决方案。

世上有没有大而不丑的“体系”?面对那些“大而丑”的体系,人类学家不敢问这个问题。我斗胆质疑:大的体系固然多数是通过向外拓殖而生成的,但是否所有大的体系都是丑陋的?是否所有超出“国”的范围的“体系”,都必定走“帝国”的旧路、重蹈“暴君主义”的覆辙?我因为并不生长于西方,所以可以萌生出这样胆大的问题;我因为萌生了这些问题,所以对于人类学有了一番“逆反”的态度;我暗自想象,兴许野蛮与文明的关系并不是那么“二元对立”,兴许野蛮不见得没有文明的悲哀,兴许诸文明形态,依旧有些虽然大却不绝对丑的因素。我感到,莫斯的有关论述,对于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有着重大启发。技艺、技术的传播,及其覆盖的超过“社会”的“面”,是莫斯关注的“超社会现象”之一,但莫斯关于超出社会范围的礼仪与宗教体系的论述,一样重要。莫斯写过长论《诸文明的多样性》,基于其深厚的比较宗教学功底,对包容多个社会的文明体展开了系统论述。遗憾的是,这篇长论在本书中只有摘录。我热切期望在不远的将来,《诸文明的多样性》一书能有英文和中文版。

王铭铭

2010年4月11日于北京寓所

前 言

本书收集了马塞尔·莫斯已发表的有关技术、技艺与文明的大部分文章。这些文章以前从未被译成英文,也未曾结集编辑,只有“身体技术”这篇文章例外。该状况或许能部分解释这些文章为何在社会科学各领域内相对缺乏影响力,较之于莫斯其他具有开创性的著述,譬如有关礼物、总体社会事实、原始分类、范畴、魔法和宗教现象等作品。^①另外,从本书收集的文章来看,莫斯是位漫谈式的思想家,思维的火花处处闪现但又不成体系。^②另外,这些文章的某些方面已相当过时,还存在质量参差不齐或片面的问题。这与文章的写作目的和背景有关,有的是社会学年鉴内部的编者注释和评论,有的是会议论文、对学术团体的演讲、讲座的笔记整理,还有的是作者去世后未经校订的政论性出版物。最后,我们还应考虑到,这些文章是为各种读者群而构思和写作的,包括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当然也有历史学家(第七篇和第九篇)、心理学家(第九篇和第十二篇)、哲学家(第十一篇)及考古学家(第六篇)。然而,考虑到书中所有告诫和提醒,莫斯有关技术和技艺方面的论述构成了一本真正的全集,是一项深入、全面且相当具有开创性的成就。

① 关于莫斯和他的全部作品,请参阅书后的生平简介和参考文献。

② 莫斯自己也承认他的文章缺乏系统性的趋势,他不喜欢长篇大论(可参见 Mauss 1930/1998)。关于这点,他以前的学生列维-斯特劳斯(1950)、Haudricourt(1972)和 Leroi-Gourhan(1982,2004)也曾有过评论。由于莫斯常被狭隘地看成涂尔干的外甥和继承人,他被史学界盖棺定论成一个没有充分发挥潜力的“谜一样的人”或“充满矛盾的人”,毕生的作品似乎缺乏“统一性”(参见 Fournier 1994, Marcel 2001, Tarot 2003)。

让这本全集按其本来的(尽管是翻译后的)风貌呈现给读者,这是对社会科学的一大贡献。这些文章的内容几乎涉及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中有关技术的所有重要问题,从旧石器时代石器的制作与交换,殖民地田野点的调查,到物质文化(莫斯和他的同事都没有使用过“物质文化”一词)的社会和象征意义,本书的读者——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技术专家、物质文化的学者、文化史学家或科学史学家——都会从中找到丰富的精神食粮。尽管理论视角和研究兴趣各异,但他们都能追随莫斯探讨和重新思考以下问题,如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文化特质及其扩散和混合,实践技能及其社会传播,身体实践和惯习,日常生活和符号表达,技术的社会性,等等。

在称赞莫斯笔下的技术涵盖了广泛的科学和思想内容以前,作为编者,我还有些关于编纂内容的说明。

这些文章——第一篇由爱弥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 所写,第二篇由亨利·于贝尔(Henri Hubert)* 所写,第三篇是涂尔干和莫斯合著,剩下九篇由莫斯独立完成——它们按写作顺序,而不是按出版顺序编排。例如,第四篇“国族”,就是在莫斯去世后根据他 1919 年或 1920 年的手稿出版的。同样,第十篇“技术学”是 1947 年出版的法文版《民族志手册》(*Manuel d'ethnographie*)里的一章,它基于莫斯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的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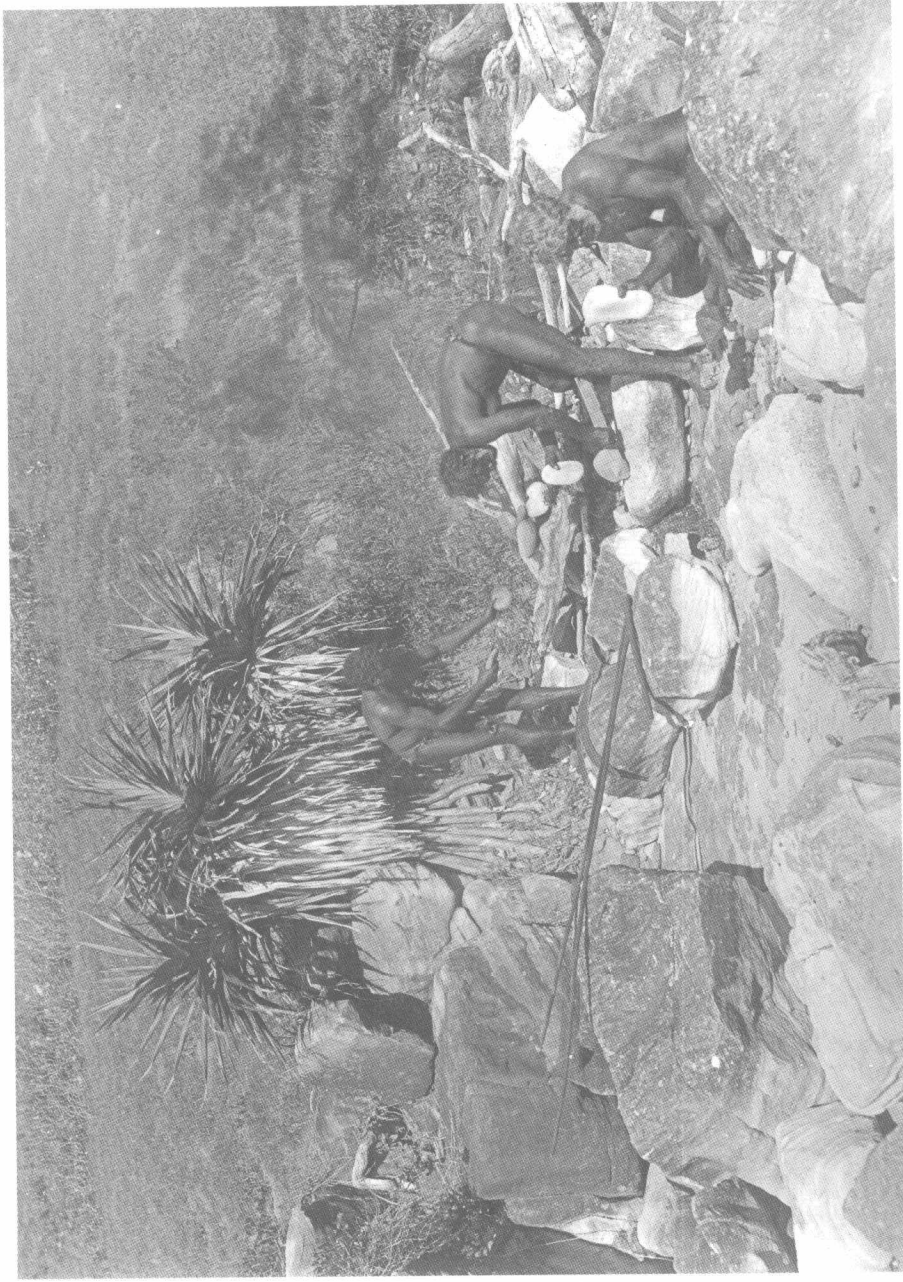
一般情况下,这些文章是全文翻译,以展示作者论述的全貌,避免任何断章取义。不过,文章太长时也有例外。莫斯自己也曾按小标题和章节删减过有关技术和技艺的论述,这使我们可能在不损失大量内容和连贯性的情况下缩减文本(第四、五、八篇)。此外,第五篇曾由涂尔干出版社全文刊登在《社会学的特征》(*The Nature of Sociology*)上(Mauss 2005)。同时,第十篇文章也可以独立成书,像我们刚提到的,它基于莫斯关于技术的一系列讲座。涂尔干出版社 2006 年出版的英文版《民族志手册》(*Manual of Ethnography*)中,这篇文章作为其中的一个章节。

本书每篇文章之前都附有关于背景和内容的简短说明。31 位相关作者的简短传记和书目已按字母顺序附在本书结尾,他们主要是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学者,是莫斯有关技术论题的主要资料来源和参与者。在前言、导

论或莫斯自己的文章中,如果第一次提到这些作者会用星号(*)标出。除了早前翻译的“身体技术”一文以外,这些文章的所有翻译都经过校订,为保持一致,关键术语也有所调整。正如他那个时代的所有学术作品一样,莫斯的文章通常无意识地使用男性代词,正如英文中的“man”可译为人类,我们将具有性别倾向的“homme”,翻译为“人”(human)、“人类”(humankind)或“人性”(humanity)。另外,我们保留了莫斯使用的术语“蒙昧人”(savages)、“原始人”(primitives),主要因为这些术语常常有特定意涵或加了引号。

本书编纂的所有文章(导论、传记注释等)除特殊注明外都由我译成英文。

(秦婷婷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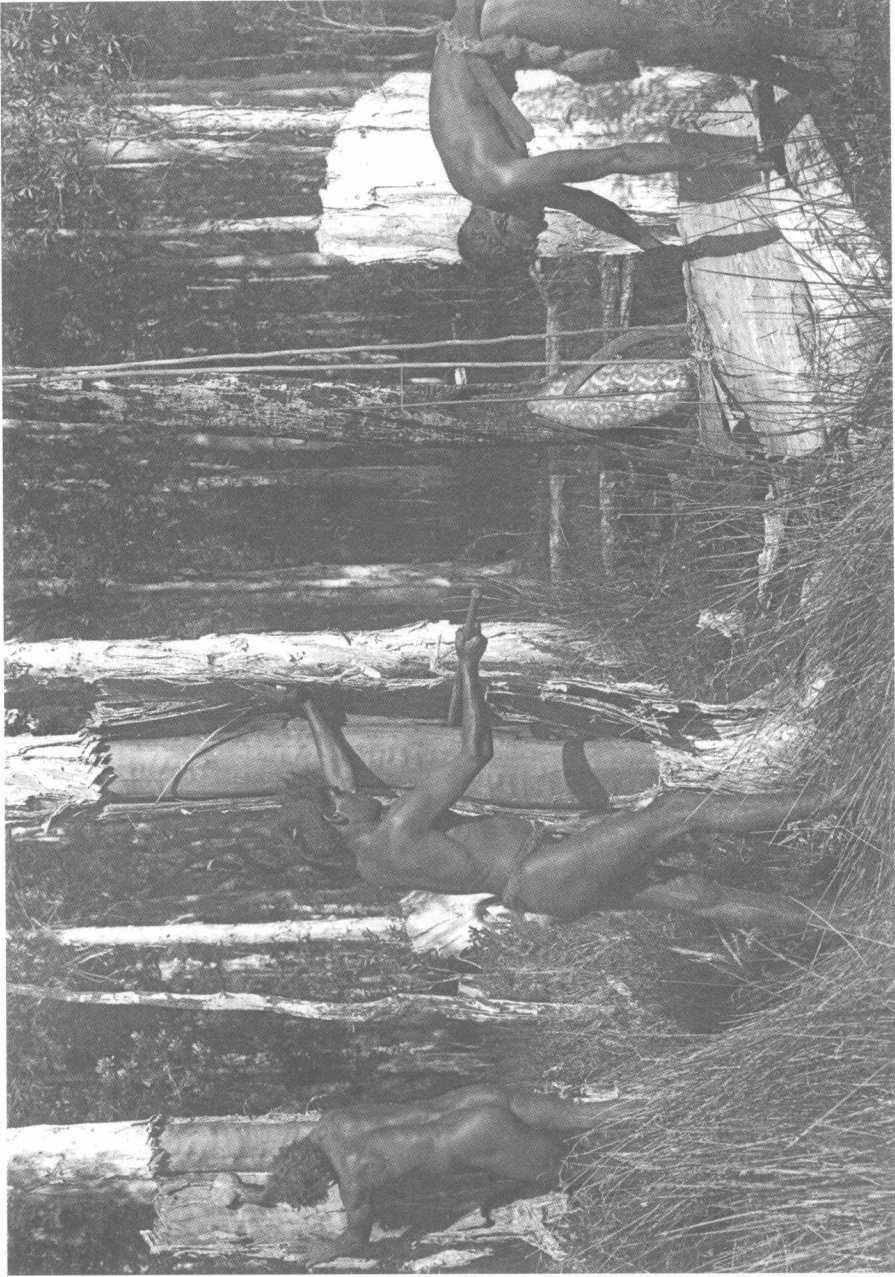


Mounted Haddon 藏品,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ACHI, p.159, “麦考瑞港口的石器时代”。寻找燧石矿藏是整个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典型活动; 图片中几个澳大利亚部落的人远行 600 公里, 取回赭石。(莫斯, 第十篇)

致 谢

这本书的酝酿经历了很长时间,我跟 Bill Pickering 第一次讨论此事是在 1998 年,那时我还在牛津圣安妮学院作文初级研究员。这些年来,幸亏 Bill 给我很多鼓励、指导和宽容,尽管前进的道路多有干扰我还是得以完成此事。在此,我要向他表达最诚挚的谢意,而且他为我提供了英国涂尔干研究中心整理的相关资料,找到两位译者——Dominique Lussier 和 Jacqueline Redding——我要感谢他们,同时也感谢 Nickel Allen 在许多翻译问题上的独到见解。Mrs. Jeffrey 允许我使用已故的 William Jeffrey 教授的译文,Taylor 和 Francis 也允许我再翻译“身体技术”一文 1973 年的英译本,感谢他们。我还要感谢《社会学年鉴》和《评论摘要》(Revue de synthèse),特别是 Robert Mauss,他代表 Pierre Mauss,授权这些文章的翻译和出版。Marion Berghahn 以持续不断的耐心支持这个项目,Mark Stanton 也给了我必要的帮助。我在巴黎第一大学“考古技术”研讨课上教授有关莫斯的内容,这帮助我厘清观点,学生和听众也给了我莫大助益。我还要感谢那些部分或全部阅读、评论过本书的人,最后谢谢 Judith、Tali、Ada 和 Eva 一直以来的陪伴。

(秦婷婷 译)



Mounted Haddon 藏品,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ACHI, p.159, “用撬杆剥下树皮的方法”。身体是人类首要的和最自然的工具。或者更确切地说, 不只是工具, 它也是人类首要的和最自然的技术对象, 同时, 人的身体也是其技术手段。(莫斯, 第九篇)

图示说明

对当代读者而言,涂尔干和莫斯已出版的作品几乎没有照片、表格或插图,这点很特别。由于他们主要受经典法国哲学传统的熏陶,似乎认为没有必要用图表来丰富、完善或系统化(或者有时可以省略)文字描述——甚至当他们处理那些可观察的有形事物时也是如此,例如原始宗教仪式、身体实践或者物品与某些共性的空间分布。在莫斯有关技术的论述里,图示的缺乏更加突出,甚至令人迷惑。例如,虽然他曾经在民族学学院和法兰西大学讲授这个主题差不多二十年,他实际讲课时是否使用过视觉道具还真难说。更为重要的是,他自己研究依赖的广泛材料,包括美国人类学委员会(the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文化传播论派的德国学者,以及与莫斯关系更近的许多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如Figuier、Deniker、Montandon),更不用说他的同事于贝尔和学生A. Leroi-Gourhan*与A-G. Haudricourt*等提供的材料,都是系统性的、有时候是相当丰富的图示。

因此,本书翻印的黑白照片是根据莫斯视觉性的暗示,即他可能看到或曾经使用过的照片。描绘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自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以后相当有名的文化区域)原始土著的照片,属于A. C. Haddon在剑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中的藏品的一部分。这些照片拍摄的确切日期和环境仍被保留着(它们最初的标题都有“Agent-General for N. S. W.”字样)。不过,它们明显属于一个单独而连贯的系列,这一系列中有几个人物反复出现,拍摄者为了抓住所谓的土著日常生活,让他们特意对着相机摆造型。我要感谢剑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允许我使用这些照片,特别要感谢世界人类学展馆馆长Robin Boasts和摄影师Gwill Owen的